



【文化观】

洛阳考古博物馆下沉式展示区

□云韶

10月10日,洛阳考古博物馆正式开馆。这座考古遗址博物馆位于隋唐洛阳城遗址南城墙西段,展陈面积约3000平方米,由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建设、管理并陈列。在该馆下沉式遗址展示区,可以看到洛阳多个朝代遗留的城墙遗迹。“日后还会推出到考古现场参观等体验活动,让广大群众更直观地了解考古知识,培养考古兴趣。”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保管信息中心副主任侯秀敏说。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洛阳这家考古博物馆与其他博物馆的不同,它的主要目的是让考古走向大众。

“考古”这一名词,在汉语中出现得很早,如北宋时期的学者吕大临就曾著《考古图》(1092年)一书,但当时所谓的“考古”,仅限于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的搜集和整理,与近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含义有很大的区别。现在一般认为,考古是研究如何寻找和获取古代人类社会的实物遗存,以及如何依据这些遗存来研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科。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言,“当信任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是数千年生物和文化历史的产物,我们祖先所经历的一切,影响着我们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行动,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人类了解历史需要桥梁。一般来说,学习历史有两个途径,一是古籍,但是这对人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必须掌握一定的文言文知识才能读懂。二则是考古遗址及其所出土的文物,人们借此可以直观地了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考古学的价值便不仅仅是学术研究,还担负着教育公众的责任。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都被视为“冷门”,很少有人愿意花时间去研究、去了解。考古学被人“忽视”,固然与一部分人戴着有色眼镜有关,但考古学缺乏走进公众的途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我们了解文物,基本上是通过博物馆。但如今的博物馆,以历史博物馆为主。相对而言,考古遗迹博物馆与考古学的关系较为密切。

我国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1951年冬,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教授到周口店遗址参观,提议在此建立一个正式的陈列馆,以展示周口店的研究成果。竺可桢的建议迅速得到支持,1953年春,中国科学院拨专款1万元在周口店遗址开始筹建古人类陈列馆。同年9月21日,面积300平米的“中国猿人陈列馆”正式建成并于当日对公众开放,这是我国第一个考古遗址博物馆。

自此之后,我国考古遗迹遗址博物馆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北京定陵博物馆、宝鸡北首岭遗址陈列馆、乾陵博物馆相继建成。改革开放后,各地纷纷建立考古遗迹博物馆,无论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提高。不过,无论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还是殷墟博物馆,虽然介绍了不少考古学方面的知识,但是终究不成体

系,人们很难掌握。

有鉴于此,考古学界萌生了建立专门考古博物馆的想法。洛阳这家遗址型考古博物馆,便是国内首家考古博物馆。据洛阳市文物局介绍,洛阳考古博物馆是一座面向社会公众展示洛阳历年考古成果的综合性场馆,秉承发掘、保护、展示、研究的初心,持续展示洛阳最新考古成果,开展考古体验、研学活动,打造洛阳新的文化高地和考古文化交流窗口。据报道,洛阳考古博物馆设置了考古体验区的“考古秘境”,目前已开放“史前水母”“霓裳羽衣”“牡丹灯会”等主题区域。游客在此可以领略到考古学的魅力。

除了洛阳这家考古博物馆之外,陕西也在西安筹建考古博物馆。根据其官网介绍,该博物馆内部按照科研和展示相结合的原则,分设“一馆五中心”,包括了考古博物馆、科技考古中心、资料信息中心、公众考古中心、后勤动力中心及科研中心。陕西考古博物馆将与陕西省历史类、遗址类专题博物馆构成良好的互补效应,室内陈列将通过多种手段集中展示考古学家如何通过丰富的地下物质遗存,来解读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以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室外展览将与景观融为一体,以真实的古代人类遗迹,模拟考古及考古标本展示来解读考古学家探索古代文明的方法及过程,鼓励公众参与,让“小众的知识变为大众的文化”。陕西考古博物馆预计在2021年向公众开放。

这两座博物馆的设立,对于考古学来说意义非凡。这些年来,考古学界一直在提倡“公众考古”的理念,其使用语境与文化资源考古直接相关,包括文化资源管理合规过程、考古教育、公众阐释等行为,其发生场所所有学校、公园、博物馆等,包括考古行为中所有与公众互动的内容或可能存在互动潜力的内容。

我国很多考古工作者认为,考古行业应当改变从考古“本位”出发来对待公众的态度,应当努力去满足公众的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考古工作者渐渐走出了“象牙塔”,考古学也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这几年,图书出版,考古类书籍越来越畅销;文化旅游,博物馆成为很多游客必去的打卡地;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成为社会的热议话题。前两年热播的《国家宝藏》,更是证明了“公众考古”理念的正确性和可能性。

考古博物馆的设立,则是为“公众考古”又添了一把火。人们通过参观考古博物馆,不仅学习到了考古知识,还会了解考古人员的工作,考古工作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与此同时,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也会得到满足。

不过,人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公众考古”理念很火爆,考古博物馆备受舆论推崇,但是考古学走进大众的道路还是不平坦。前不久,湖南一名高考生因填报了北大考古系引起了轩然大波,足见人们对考古学还是存在很深的偏见。这表明,若想让考古学“飞入寻常百姓家”,考古工作人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短史记】

史书中的姜子牙：虽非众神之长，但为百家宗师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嶸

国庆档热映的动画电影《姜子牙》给观众呈现了一个和传统印象中不太一样的姜子牙——身为神界静虚官的大弟子,姜子牙一战成名,但为了求一个公道,却放弃成为众神之长的机会,蛰伏十年终得偿所愿。我们以往了解的姜子牙,大多是通过明代传奇小说《封神演义》或其演绎作品,而史书中的姜子牙有着另一番风采。

首先,姜子牙的名字就不简单——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尊称太公望,号飞熊——这常常被作为解析“姓氏”的经典案例。

在秦汉以前,“姓氏”包含“姓”和“氏”两层意思。同一个“姓”随着后代开枝散叶,会细分出不同的“氏”来。姜子牙姓姜,其先祖曾做四岳之官,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地,所以他的氏为吕。

姜子牙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东海之滨,另一说在牧野之地。史书中关于姜子牙的记载,最年轻的记录也到他50岁时了。《韩诗外传》说:“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年七十,居于朝歌。”这说明姜子牙50岁以后确实穷困,以贩卖小吃为生。虽然生活穷困,但他一直在学习天文地理、军事谋略等,期待有朝一日实现抱负。

姜子牙的人生转折点是“渭水垂钓”——“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姜子牙在渭水边垂钓,当地的人认为他是一个奇人。渐渐地这事就传到了周文王姬昌的耳朵中。周文王这时正在筹划进攻商朝的大业,暗自认为姜子牙定然不是等闲之辈,亲自带人去拜访姜子牙,两人一见如故。《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在渭水见到姜子牙时,说祖父太公曾经说有圣人入周,周就会兴盛,您就是这圣人吧?太公“望”您很久了!于是尊称他为“太公望”。

《史记·周本纪》还记载了“飞熊”这个号的来历。周文王遇见姜子牙前带队出猎,曾占卜到自己这趟得到的“非龙非影(螭),非虎非黑”,而是霸王的辅佐。不过这个“非黑”被误传为“飞熊”了,后来元代《武王伐纣平话》,就说文王梦见一只长着双翼的老虎,儿子周公解梦说这就是飞熊,所以姜子牙在后世有了飞熊的别号。



岐周在姬昌的祖父时还是一个为吃喝发愁的小部落,后来搬到岐山脚下才得以安稳发展。姬昌的父亲武力鼎盛,四处征伐,得到了西方的方伯之位。但是在经济文化方面,他们与中原的殷商还是差得远。因此,见多识广的姜子牙,对于岐周来说就无比重要了。

在姜子牙的主持下,岐周实行农人助耕公田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八家各分私田百亩。大小官吏都有分地,子孙承袭,作为俸禄等经济政策。这规范了井田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为岐周崛起打下了经济基础。对外他主张事殷商以恭顺,用来麻痹纣王,暗自却积

极扩张势力拉拢邻国,实现了周文王的三分天下有其二。

这些改革后来都随着西周建立推广至全国,成为礼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春秋战国,在礼法制度的废墟上又兴起了诸子百家,所以儒、道、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

虽然周文王尽心筹划自己的人生大业,但是最后还是含恨而终。留下了自己的儿子继承其事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周武王。周武王的谋略并不输父亲,而姜子牙依然在其身边辅佐。武王为表示敬重,将其尊称为“师尚父”。

周武王准备好讨伐纣王,事先占卜结果为凶。但是姜子牙力主出兵,姬发顺从了他的意见,出兵在牧野与纣王的军队相遇。姜子牙其实就是这场战事的总指挥,因为他不但一手打造了岐周的政治军事,他还了解东方的地形与军队情况。反观纣王的军队,商人的主力还在东方镇压东夷,而牧野之战是仓促应战,兵员不足只能驱赶大量奴隶进入战场。最后这些奴隶纷纷倒戈一击,帮助岐周军队杀入了朝歌城。纣王引火自焚,殷商就此覆灭。

灭商后,周公旦负责政治管理,姜子牙则继续带着军队扫平不屈服的殷商军队。战事暂时平息以后,姜子牙获得了齐国封地。姜子牙到齐国就封后,五个月就完成了建国,这在当时分封的各大诸侯国中是最快的。

姜子牙到达齐国主要做了四件事,第一件是打败来犯的莱夷人。第二件是诛杀司寇营汤和当地“贤人”狂矜、华士兄弟。第三件是顺其风俗,简化礼仪。第四件是开放工商业,开通与中原国家的商路。

姜子牙这四件事,一方面打压了当地蛮夷势力,为建国开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一方面诛杀当地官员和“贤人”,宣示了对当地土著的统治权。最后顺应当地人的风俗,并开放工商业打通与内地诸侯国的商道,为当地人争取了实际的贸易利益。

姜子牙在齐国的时候,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国。这也为山东日后的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齐国的开国形势稳定之后,姜子牙交给自己的三儿子丘穆公驻守。自己则与大儿子齐丁公姜伋在周朝首都镐京任职。后来纣王的儿子武庚发起三监之乱,姜子牙再次带兵配合周公旦平定了叛乱。其中,齐丁公还带着一队偏师灭掉了河东的古唐国,后唐国被分封给姜子牙的小外孙唐叔虞,这就是后来的晋国。到了周康王六年,姜子牙卒于周首都镐京。其大儿子齐丁公继续辅佐周康王,成为仅次于首辅召公奭的次辅,继承了姜子牙的爵位和遗志。

姜子牙一生沉浮,做过屠牛小贩,也主政过一国一朝。他人生的丰富性暂且不谈,单是他留给后世的财富就是取之不尽的,比如追认他为始祖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在兵学领域,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

在唐宋以前,姜子牙被历代皇帝和历代典籍尊为兵家鼻祖、武圣,唐肃宗封姜子牙为武成王,武庙就是来源于武成王庙的简称。宋真宗时,又封姜子牙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代,民间对姜子牙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子牙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